

中华
古书

四大禁毀

品
筆
方
寶
臨
金

中国言实出版社

7207.0
007a

中华古书

李志敏 主编

四大禁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清 陈森 品花宝鉴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禁毁:李志敏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9

(中华古书)

ISBN 7-80128-406-2

I. 四…

II. 李…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06 号

责任编辑:晓理

责任校对:董洁

封面设计:李晓光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100017)

电话:64924761 64924716

<http://www.zgys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320印张 4200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定价:3800.00元(全十六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的中国文化,留下了浩若烟海的古代典籍。在这些古代典籍中,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和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但由于古典小说很大程度上批判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上许多小说内容中有淫秽描写,所以许多小说被禁毀。在被列入禁书的小说中,尤以《四大禁毀》最为著名。《四大禁毀》指《姑妄言》、《绿野仙踪》、《禅真逸史》、《品花宝鉴》四部屡受历代统治者禁毀的名著,其共同点是文学造诣极高,具有极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对认识当时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姑妄言》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奇书”,作者为清代的曹去晶。作者在自序中介绍了成书的缘起,其文说:“夫余之此书,不名曰真而名曰妄者,何哉?以余视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贵中人妄,势利中人妄,豪华中人妄,虽一举一动之间而未尝不妄,……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然妄乎不妄乎,知心者鉴之耳。”

对于如何看待该书,作者自评说:“余著是书,岂敢有意骂人?无非一片善提心,劝人向善耳。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名虽鄙俚,然隐微曲折,其细如发,始终照应,丝毫不爽。明眼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负余一片苦心。其次者,但观其皮毛,若曰不过是一篇大劝世文耳,此犹可言也。倘遇略识数字,以看鼓词之才学眼力看之,但曰好村好村,此乃诸公为腹所负自付(村)耳,非关余书之村也。求其不看为幸。何故?诸公自恐其污目,余更恐其污书。”

此书成书后屡遭禁毀。

《绿野仙踪》又名《百鬼图》。作者李百川,清乾隆年间人,一生坎坷落拓,辗转奔走,用10年时间完成《绿野仙踪》。自称写这部小说“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

该书以明朝嘉靖时期为背景,以冷于冰因科场失意转而修道、收徒为线索,写了周琏妻室之争,金不换命途多舛,温如玉浪荡倾家等世情故事,揉讲史、神魔、人情等小说体裁于一炉。它以曲折的手法解剖了当时的社会和人生,表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人生观。在明清小说中,这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陶家鹤在序中将该书与《水浒》、《金瓶梅》并称为“大山、大水、大奇观书”。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该书的成就与影响。艺术上有不少生动精彩之处,一些人物写得生动感人。

由于这部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同治七年清代统治者便以“诲淫”之名,将其列入禁书之列。

《品花宝鉴》写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城中的一批名伶与公事名士的生活。反映的正是那一时代的现实。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优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也是同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小说不仅将当时一些名旦的酸甜苦辣写深写透,也直接再现了乾隆时戏曲繁荣情况。从艺术上讲,是同类小说翘楚。书中写名人名伶,绘声摹色,各得其妙,栩栩如生。读《品花宝鉴》能令人想到那个中国濒临沦为半殖民地半建社会时代现状,正是它成功所在。

《禅真逸史》全名《新镌锈像批评通俗奇侠禅真逸史》,作者为明代方汝浩。此书以南北朝至隋唐诸兴衰为历史背景,以林时茂及高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的生平事迹为主线,揭露了佛门道教中的弊端,暴露了尘世社会的黑暗,宣扬了佛教真谛,赞美了禅真豪侠的高尚品德。

该书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第一,揭露佛道的弊端而宏扬惩恶扬善、乐善好施、修真养性等佛道真谛。暴露了不少佛道中丑闻败类。第二,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了统治者昏庸残暴,地方官贪枉冒功。找到了亡国之根。第三,赞扬了农民起义。这部小说,是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在艺术上,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情节曲折,语言通俗,不乏妙笔。由于该书因对淫乱场面有十分细致的描写,清代历朝禁书中都有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1)
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王桂保席上乱飞花	(8)
第三回	卖烟壶老王索诈 砸菜碗小旦撒娇	(16)
第四回	三名士雪窗分咏 一少年粉壁题词	(22)
第五回	袁宝珠引进杜琴言 富三爷细述华公子	(33)
第六回	颜夫人快订良姻 梅公子初观色界	(39)
第七回	颜仲清最工一字对 史南湘独出五言诗	(46)
第八回	偷复偷戏园失银两 乐中乐酒馆闹皮杯	(56)
第九回	月夕灯宵万花齐放 珠情琴思一面缘慳	(61)
第十回	春梦娉娉情长情短 花枝约略疑假疑真	(66)
第十一回	三佳人妙令翻新 六婢女戏言受责	(72)
第十二回	颜仲清婆心侠气 田春航傲骨痴情	(81)
第十三回	两心巧印巨眼深情 一味歪缠淫魔色鬼	(86)
第十四回	古诵七言琴声复奏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92)
第十五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闲情访素	(103)
第十六回	魏聘才新进华公府 梅子玉初访杜琴言	(108)
第十七回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 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112)
第十八回	狎客楼中教箴片 妖媚门口唱杨枝	(118)
第十九回	述淫邪奸谋藏木桶 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121)
第二十回	夺锦标龙舟竞渡 闷酒令鸳侣传觞	(126)
第二十一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 问衷曲暗泣同心	(132)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136)
第二十三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141)
第二十四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定情品跳出情关	(149)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153)
第二十六回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158)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163)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168)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	(173)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鲜花	试容妆上台呈艳曲	(177)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萦旧感名士唱秋坟	(182)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186)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馈赆仪华公子辞宾	(189)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192)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裁	艳曲红豆掷相思	(197)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枝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208)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213)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贗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222)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227)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夭阏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232)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按艳拍鸳鸯不羨仙	(237)
第四十二回	素养瞻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	(241)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244)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249)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	(253)
第四十六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潘其观忍辱医臀	(257)
第四十七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261)
第四十八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	(265)
第四十九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269)
第五十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	(272)
第五十一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	(277)
第五十二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281)
第五十三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	(285)
第五十四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	(289)
第五十五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	(294)
第五十六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298)
第五十七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303)
第五十八回	金吉甫归结晶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308)

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话说一极钟情之子，姓梅，名士燮，号铁庵，江南金陵人氏，是个阀阅世家，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寓居城南鸣珂坊。其祖名鼎，曾任吏部尚书；其父名羹调，曾任文华殿大学士，三代单传。

士燮于十七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迄今已二十九年，行年四十六岁了。夫人颜氏，也是金陵大家，为左都御史颜尧臣之女，翰林编修颜庄之妹，父兄皆已物故。这颜夫人今年四十四岁，真是德容兼备，贤淑无双，与梅学士唱随已二十余年。二十九岁上，梦神人授玉，遂生了一个玉郎，取名子玉，号庾香。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岁了，生得貌如良玉，质比精金，而且天授神奇，胸罗斗宿，虽只十年诵读，已是万卷贯通。士燮前年告假回乡扫墓，子玉随了回去，即入了泮。在本省过了一回乡试未中，仍随任进京。因回南不便。遂以上舍生肄业成均，现从了浙江一个名宿李性全读书。这性全系士燮乡榜门生，是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颜夫人将此子爱如珍宝，读书之外，时不离身。

宅中丫环仆妇甚多，仆妇三十岁以下，丫环十五岁以上者，皆不令其服侍子玉，恐为引诱。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虽在罗绮丛中，却无纨绔习气，不佩罗囊而自丽，不傅香粉而自华。惟取友尊师，功能刻苦，论今讨古，志在云霄，日下已有景星庆云之誉，人以一睹为快。

一日，先生有事放学，子玉正在独坐，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一个姓颜，名仲清，号剑潭，现年二十三岁，即系已故编修颜庄之子，为颜夫人之侄。这颜庄在日，与士燮既系郎舅至亲，又有雷陈至契，不料于三十岁即赴召玉楼，他夫人郑氏绝食殉节。那时仲清年甫三龄，士燮抚养在家，又与郑氏夫人请旌表烈。仲清在士燮处，到十九岁上中了个副车，是年士燮与其作伐，赘于同乡同年现任通政司王文辉家为婿。这王文辉是颜夫人

的表兄，与仲清亲上加亲，翁婿甚为相得。那一位姓史，名南湘，号竹君，是湖广汉阳人，现年二十四岁，已中了本省解元。父亲史曾望，现为吏科给事中。这两人同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两人的情性却又各不相同：仲清是孤高自洁，坦白为怀。将他的学问与子玉比较起来，子玉是纯粹一路，仲清是旷达一路。两人相聚余年，其结契之厚，比同胞手足更加亲密。那南湘是嘍傲忘形，清狂绝俗，目空一世，倚马万言，就只赏识子玉、仲清二人。

这日同来看子玉，门上见是来惯的，是少爷至好，便一直引到书房，与子玉见了。仲清又同子玉进内见了姑母，然后出来与南湘坐下，三人讲了些话。南湘久知其胸次不凡，又见那清华尊贵的仪表，便想来试他一试，即问道：“庾香，我问你，世间能使人娱耳悦目，动心荡魄的，以何物为最？”子玉蓦然被他这一问，便看着南湘心里想道：“他是个清狂潇洒人，决不与世俗之见相同，必有个道理在内。”便答道：“这句话却问得太泛，人生耳目虽同，性情各异。有好繁花的，即有厌繁华的；有好冷淡的，也有嫌冷淡的。譬如东山以丝竹为陶情，而陋室又以丝竹为乱耳；有屏峨眉而弗御，有携姬妾以自随。则娱耳悦目之乐既有不同，而荡心动魄之处，更自难合，安能以一人之耳目性情，概人人之耳目性情？”南湘道：“不是这么说，我是指一种人而言。现在这京城里人山人海，譬如见位尊望重者，与之讲官话，说官箴，自顶至踵，一一要合官体，则可畏；见酸腐措大，拘手挛足，曲背耸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势，则可笑；见市井逐臭之夫，评黄白，论市价，俗气薰人，则可恶；见俗优滥妓，油头粉面，无耻之极，则可恨。你想凡目中所见的，去了这些，还有哪一种人？”

子玉正猜不着他所说什么，只得说道：“既然娱悦不在声色，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仲清大笑。南湘道：“岂有此理！朋友岂可云娱耳悦目的？庾香设心不良！”说罢，哈哈大笑。子玉被他们这一笑，笑得不好意思起来，脸已微红，便说道：“你们休要取笑。我是这个意思：挥麈清淡，乌衣美秀，难道不可娱耳，不可悦目？醇醪醉心，古剑照胆，交友中难道无动心荡魄处么？”南湘笑道：“你总是这一间屋子里的说话，所见不广，所游未化。”即从靴鞞里取出一本书来，送与子玉道：“这是我近刻的。大约可以娱耳悦目、动心荡魄者，要在此数君！”仲清笑道：“你将此书呈政于

· 禁 ·

庾香，真似苏秦始见秦王，可保的你书十上而说不行。他非但没有领略此中情味，且未见过这些人，如何能教他一时索解出来？”

子玉见他们说得郑重，不知是什么好书，便揭开一看：书目是《曲台花选》，有好几篇序，无非骈四俚六之文。子玉见第一个题的是：

琼楼珠树 袁宝珠

宝珠姓袁氏，字瑶卿，年十六岁，姑苏人，隶“联锦部”。善丹青，娴吟咏。其演《鹊桥密誓》、《惊梦》、《寻梦》等出，艳夺明霞，朗涵仙露，正使玉环失宠，杜女无华。纤音遏云，柔情如水。《霓裳》一曲，描来天宝风流；春梦重寻，谱出香闺思怨。平时则清光奕奕，软语喁喁，励志冰清，守身玉洁。此当于郁金堂后，筑翡翠楼居之。

第二题的是：

瑶台璧月 苏蕙芳

蕙芳姓苏氏，字媚香，年十七岁，姑苏人。本官家子，因飘泊入梨园，隶“联锦部”。秋水为神，琼花作骨。工吟咏，尚气节，善权变，慧心独造，巧夺天工，色艺冠一时。其演《瑶台盘》、《秋亭会》诸戏，真见香心如诉，娇韵欲流。吴绛仙秀色可餐，赵合德寒泉浸玉，苏郎兼而有之。尝语人曰：余不幸坠落梨园，但既为此业，则当安之，谁谓此中不可守贞抱洁，而必随波逐流以自苦者？其志如此，而遥情胜概，罕见其匹焉。

再看第三题的是：

碧海珊枝 陆素兰

素兰姓陆氏，字香畹，看十六岁，姑苏人，隶“联锦部”。玉骨冰肌，锦心绣口。工书法，虽片纸尺绢，士大夫争宝之如拱璧。善心为竊，骨逾沉水之香；令德是娴，色夺瑶林之月。常演《制谱》、《舞盘》、《小宴》、《絮阁》诸戏，俨然又一杨太真也。就使陈鸿立传，未能绘其声容；香山作歌，岂足形其仿佛。好义若渴，避恶如仇，真守白圭之洁，而凜素丝之贞者。丰致之嫣然，犹其余韵耳。

再看第四题的是：

嵯山艳雪 金漱芳

漱芳姓金氏，字瘦香，年十五岁，姑苏人，隶“联珠部”。秀骨珊

· 毀 ·

珊，柔情脉脉。工吟咏、吹箫，善奕棋，楚楚有林下风致。其演戏最多，而尤擅名者，为《题曲》一出。真檀口生香，素腰如柳，比之海棠初开，素馨将放，其色香一界，几欲使神仙堕劫矣！其余《琴挑》、《秋江》诸戏，情韵如生，亦非他人所能。而香心婉婉，秀外慧中，是真娜嬛掌书仙，岂菊部中所能觐耶？

再看第五题的是：

玉树临风 李玉林

玉林姓李氏，字珮仙，年十五岁，扬州人，隶“联珠部”。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娴吟咏，工丝竹，围棋马吊，皆精绝一时。东坡《海棠》诗云：“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温柔旖旎中，自具不可夺之志，真殊艳也。其演《折柳阳关》一出，名噪京师。见其婉转娇柔，哀情艳思，如睹霍小玉生平，不必再读《卖钗》、《分鞋》诸曲，已恨黄衫剑客，不能杀却此负情郎也。再演《藏舟》、《草地》、《寄扇》等戏，情思皆足动人。真琼树朝朝，金莲步步，有临春结绮之遗韵矣。

再看第六题的是：

火树银花 王兰保

兰保姓王氏，字静芳，年十七岁，扬州人，隶“联锦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通词翰，善武技，性尤烈，不屈豪贵，真玉中之琤琮有声者。其演《双红记》、《盗令》、《青门》诸出，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销金紫衣，系红绣襦，著小蛮锦靴，背负双龙纹剑，如荼如火，如锦如云，真红线后身也。其《刺虎》、《盗令》、《杀舟》诸戏，使情一往，如见巾幗身肩天下事，觉薰香傅粉，私语喁喁，真痴儿女矣。温柔旖旎之中，绮丽风光之际，得此君一往，如所李三郎击羯鼓，作《渔阳三挝》，渊渊乎，顷刻间见万花齐放也。

再看第七题的是：

秋水芙蓉 王桂保

桂保即兰保之弟，字蕊香，年十五岁，与兄同部。似兰斯馨，如花解语；明眸善睐，皓齿流芳。嬉戏自出天真，娇憨毕生风趣。能翰墨，工牙拍，喜行令诸局戏。善解人意，虽寂寥寡欢者，见之亦为畅

· 禁 ·

满。意态姿媚，而自为范围。其演《乔醋》一出，香鞞红酣，真令潘骑省心醉欲死矣。又演《相约》、《讨钗》、《拷艳》诸小出，如娇鸟弄晴，横波修黛，观者堵立数重，使层楼无坐地。时人评论袁、苏如“霓裳羽衣”，此则“紫云回雪”，其趣不同，其妙一也。

子玉看了只是笑，不置一词。南湘问道：“你何以不加可否？”子玉道：“大凡论人，虽难免粉饰，也不可过于失实。我想此辈中人断无全璧，以色事人，不求其媚，必求其谄。况朝秦暮楚，酒食自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此身既难自洁，而此志亦为大卑。其脏腑秽浊，出言无章；其骨节少文，举动皆俗。故色虽美而不华，肌虽白而不洁，神虽妍而不清，气虽柔而不秀。有此数病，焉得为佳？若夫红闺弱质，金屋丽姝，质秉纯阴，体含至静；故骨柔肌腻，肤洁血荣，神气静息，仪态婉娴。眉目自见其清扬，声音自成其娇细；姿致动作妙出自然，鬓影衣香无须造作，方可称为美人，为佳人。今以红氍毹上，演古之绝代倾城，真所谓刻画无盐，唐突西子。所以我不愿看小旦戏，宁看净末老丑，翻可舒荡心胸，足助欢笑。吾兄不惜笔墨，竭力铺张，为若辈增光，而使古人抱恨，窃为吾兄有所不取！”这一番话，把个史南湘说出气来。

仲清笑道：“庾香之论，未尝不是；而竹君之选，也甚平允。但庾香不知天地间有此数人，譬如读《搜神》之记，《幽怪》之书，而必欲使人实信其有，又谁肯轻信？是非亲见其人不可。我们明日同他出去，亲指一二人与他看了，他才信你这个《花选》方选的不错。我想庾香一见这些人，也必能赏识的。天地之灵秀，何所不钟？若谓仅钟于女而不钟于男，也非通论。庾香方说男子秽浊，焉能如女子灵秀，所为美人佳人者。我想古来男子中美的也就不少，称美人佳人者亦有数条可指，可见美色不专属于女子，男子中未必无绝色。如汉冲帝时李固之搔头弄姿，唐武后时张易之之施朱傅粉，不独潘安，仁卫、叔宝之昭著一时也明矣！”子玉听了，心稍感动。

南湘道：“且不仅如此，草木向阳者华茂，背阴者衰落，梅花南枝先北枝后；还有凤凰、鸳鸯、孔雀、野雉、家鸡，有文彩的禽鸟都是雄的。可见造化之气，先钟于男而后钟于女。那女子固美，究不免些粉脂涂泽，岂及男子之不御铅华自然光彩？更有一句话最易明白的，我将你现身说法，你自己的容貌难道还说不好？你如今叫你家里那些丫头们来，同在镜里一照，

· 毀 ·

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断不说他们生得好，自愧不如。只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

子玉不觉脸红，细想此言。也颇有理，难道小旦中真有这样好的？既而又想：“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岂必斤斤择人遂赋以美材？就是西子也曾贫贱浣沙，而杨太真且作女道士，甚至于美人中传名者，一半出于青楼曲巷。或者天生这一种人，以快人间的心目，也未可知。但夸其守身自洁，立志不凡，惟择所交，不为利诱，兼通文翰，鲜蹈淫靡，则未可信。”例如有所思，默然不语，南湘狂笑了一会，说道：“庾香此时难算知音，我再去请教别人罢。”便拉了仲清去了。

子玉送客转来，又将南湘的《花选》默默的一想，再想从前看过的戏与见过的小旦，一毫不对，犹以南湘为妄言，借此以自消遣的，便也不放在心上。李先生回来，仍在书房念了一会儿书，颜夫人然后叫了进去。过了两日，子玉于早饭后告了半天假，去回看南湘、仲清。禀过萱堂，颜夫人见今日天气寒冷，起了朔风，且是冬月中旬，便叫家人媳妇取出副葡萄狍的猓猓裘，与他穿了，吩咐车里也换了白狐猓暖围。两个小使一个云儿一个俊儿，骑了马先到他表母舅王通政宅内。适值通政出门去了，通政的少君出来接进。

这王通政的少君名字单叫个恂字，号庸庵，年方二十二岁。生得一表非凡，丰华俊雅，文才既极精通，心地尤为浑厚，纳了个上舍生，在北闾乡试，与子玉是表弟兄，为莫逆之交。接进了子玉，先同到内里去见了表舅母陆氏夫人。这夫人已是文辉续娶的了，今年才四十岁。又见了王恂的妻室孙氏，那是表嫂；仲清的妻室蓉华，那是表姊。还有个琼华小姐，没有出来，因听得他父亲日前说那子玉的好处，其口风似要与他联姻的话，所以不肯出来见这表兄了。陆夫人见子玉，真是见一回爱一回，留他坐了，问了一会家常话，子玉告退。

然后同王恂到了书房，问起仲清，为高品、南湘请去。子玉说起前日所见南湘的《花选》，过于失实。王恂道：“竹君的《花选》，据实而言尚恐说不到，何以为失实？现在那些宝贝得了这番品题，又长了些声价，你也应该见过这些人。”子玉听了，知王恂也有些旦癖，又是个好为附会的人，便不说了。王恂道：“你见竹君的《花选》怎样？还是选得不公呢，还是太

· 禁 ·

少，有遗珠之憾么？好的呢也还有些，但总不及这八个。这是万选青钱，若要说完他们的好处，除非与他们一人序一本年谱，才能清楚。这几句话，还不过略述大概而已。”子玉心里甚异，难道现在真有这些人？又想这三人也不是容易说人好的，何以说到这几个小旦都是心口如一？总要眼见了才信，不然总是他们的偏见，便说道：“我恰不常听戏，是以疏于物色。你何不同我去听两出戏，使我广广眼界？”王恂道：“很好。”即吩咐套了车备了马，就随身便服，子玉也叫云儿拿便帽来换了。王恂道：“那《花选》‘联锦’有六个，‘联珠’只有两个，自然听‘联锦’了。”即同子玉到了戏园。

子玉一进门，见人山人海坐满了一园，此刻是唱的《三国演义》，锣鼓盈天，好不热闹。王恂留心，非但那六旦之中不见一个，就有些中等的也不见。

子玉看了一会闷戏，只见那边桌子上来了一个人，招呼王恂，王恂便旋转身子与那人讲话。又见一个人走将过来，穿一件灰色老狐裘，一双泥帮宽皂靴，看他的身材，阔而且扁，有三十几岁，歪着膀子，神气昏迷，在他身边挤了过去，停了一会儿又挤了过来，一刻之间就走了三四回，似有照应王恂之意。王恂与那人正讲的热闹，就没有留心这人。

子玉想要回去，尚未说出。只见一人领着一个相公，请了两个安，便挤在桌子中间坐了，王恂也不认的。子玉见那相公约有十五六岁，生得蠢头笨脑，脸上露着两块大孤骨，脸面虽白，手却是黑的。他倒摸着子玉的手问起贵姓来。子玉颇不愿答他，见王恂问那人道：“你这相公叫什么名字？”那人道：“叫保珠。”子玉听了，忍不住一笑。子玉实在坐不住了，便叫云儿去看车。云儿不一刻进来说：“都伺候了。”子玉即对王恂道：“我要回去了。”王恂知他坐不住，自己也觉得无趣，说道：“今日来迟了，歇一天早些来。”也就同了出来。子玉、王恂上了车，各自分路而回。

子玉心里自笑不已，一路思想，忽到一处挤了车。子玉觉得鼻中一阵清香，非兰非麝，便从帘子上玻璃窗内一望：对面一辆车，车里坐着一个老年的，外面坐了两个妙童，都不过十四五岁。一个已似海棠花，娇艳无比，眉目天然；一个真是天上神仙，人间绝色，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光宝气为精神。子玉惊得呆了，不知不觉把帘子掀开，凝神而望。那两个妙童也四目澄澄的看他，那个绝色的更觉凝眸伫望，对着子

· 毀 ·

玉出神。子玉觉得心摇目眩，那个绝色的脸上似有一层光彩照过来，散作满鼻的异香。正在好看，车已过去，后头又有三四辆，也坐些小孩子，恰不甚佳。

子玉心里有些模模糊糊起来，似象见过这人的相貌，好象一个人，再想不起了。心里想道：“这些孩子是什么人，也象戏班子一样？但服饰又不华美。那一个真可称古今少有，天下无双。他既具此美貌，何以倒又服御不鲜，这般光景呢？真委屈了此人！”子玉一路想到了家。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王桂保席上乱飞花

话说子玉在车里，一路想那所见的绝色美童。到了家，见门口一车三马，认得王通政的家人，知道通政在此，便进来到书房，见他父亲陪着王文辉在那里说话，上前见了，说道：“方才到舅舅处请安。”文辉笑容可掬的道：“我一早出来，还未到家。”子玉站在一旁，王文辉又到里头去见了颜夫人，彼此道了些家常闲话，即提起他次女琼华十六岁了，尚未字人，托士燮留心物色。士燮答应，随又说道：“择女婿也是一件难事，尽有外貌甚好内里平常，也有小时聪明大来变坏的。”颜夫人接口说道：“这总是各人的姻缘。非但拣女婿难，就是要替你外甥定一头亲事，也是不容易的。”文辉道：“要象外甥这样好的，哪里去选呢！”

正说着，只见一个仆妇手里拿着两个红帖，走进二门，士燮问道：“是谁来了？”仆妇将帖呈上，说道：“门上说是家乡来的，现在二门外等回话。”士燮看时，一个全帖，上写着“世愚侄魏聘才”；一个写着“门下晚学生李元茂”。士燮道：“这称呼是小门生，不知哪里来的。这魏聘才又是谁呢？”王文辉道：“‘世愚侄’，不要是魏老仁的儿子么？”士燮叫梅进进来问了，果然是他；一个是西席李先生之子。吩咐梅进：“请他们在花厅上

· 禁 ·

坐，说我就出来。”文辉也就起身告辞。

士燮送到门口，转身到花厅垂花门首，即叫跟班的到书房去请少爷出来，遂即踱进花厅。只见上首站的一个少年，身材瘦小，面目伶俐；下首一个，身材笨拙，面色微黄，浓眉近视，俱约有二十几岁光景。那上首的抢步上前，满面笑容，口称“老伯”，就跑下叩头。士燮还礼不迭，起来看道：“老世台的尊范，与令尊竟是一模一样！”聘才正要答应，李元茂已高高的作了一个揖，然后徐徐跪下，如拜神的拜了四拜。士燮两手扶起，说道：“你令尊正盼望你来，一路辛苦了！”那李元茂轩唇动齿的咕噜了一句，也听不明白。士燮让他们坐了。聘才道：“家父深感老柏厚恩，铭刻五内，特叫小侄进京来给老伯与老伯母请安，还要恳求栽培！”士燮问了他父母好。子玉出来，见过了礼，士燮即叫子玉引元茂去见他父亲。子玉即同了元茂、聘才到书房去了。

这边子玉引李、魏二人到了书房。性全已知道他儿子来了，等他叩见过了，然后与魏聘才见礼，问了姓名。性全让他上坐，聘才只是不肯。子玉想了一想：“先生父子乍见，定然有些话说。”就引聘才到对面船房内坐下。云儿与俊儿送了茶。聘才笑道：“世兄可还认得小弟么？”子玉道：“面善得很，实在想不起了。”聘才笑道：“从来说贵人多忘事，是不差的。那一年世兄同着老伯母进京，小弟送到船上，世兄双手拉住了腰带，定要叫小弟同伴进京，老伯母好容易哄骗方才放手，难道竟不记得了？”子玉笑道：“提起来却也有些记得，那时弟只得五岁。似乎仁兄名字有个‘珍’字。”聘才道：“正是。我原说象吾兄这样天聪天明的人，既蒙见爱，定是忘不了的。”子玉问道：“仁兄同李世兄来，还是水路来的，还是起早来的？”聘才道：“虽是坐船，还算水陆并行。说也话长，既在这里叨扰，容小弟慢慢的细讲。”正说着，见云儿走来请吃饭，遂一同到书房来。

性全忙让聘才首坐，聘才如何肯僭？仍让先生坐了，次聘才，元茂与子玉坐在下面。席间，性全问起一路来的光景，又谢聘才照应。聘才谦让未遑，又赞了元茂许多好处，性全也觉喜欢，道是儿子或许长进了些。聘才知道元茂不能熬夜，起身告辞，性全也体谅他们路上辛苦，就叫元茂跟了过去。

次日，聘才、元茂到上屋去拜见了颜夫人，又将南边带来的土仪与他

· 毀 ·

父亲的书信一并呈上。书中无非恳切求照应的话。另有致王文辉一信，士燮叫他迟日亲自送去。这聘才本是个聪明人，又经乃父陶熔，所以在梅宅不到十天，满宅的人都说他好。子玉虽与其两道，然觉此人也无可厌处，尚可籍以盘桓，遣此岑寂。

一日晚上，元茂睡了，子玉与聘才闲谈。聘才问道：“京里的戏是甲于天下的，我听得说那些小旦称呼‘相公’，好不扬气！就是王公大人也与他们并起并坐，至于那中等官宦，倒还有些去巴结他的，象要借他的声气，在些阔老面前吹嘘吹嘘。叫他陪一天酒，要给他几十两银子，那小旦谢也不谢一声，是有的么？”子玉笑道：“或者有之，但我不出门，所以也不大知道外面的事。”聘才道：“戏是总听过的，那些小旦倒底生得怎样好呢？”子玉道：“我就没有见过好的。这京里的风气。只要是个小旦，那些人嘴里讲讲都是快活，因此相习成风，不可挽回。”聘才道：“我也是这么说。但如今现在出了两上小旦，竟是神仙落劫，与我一路同来，且在一个船里，直到了张家湾起早，也是同一天到京的。”

子玉笑道：“怎么叫做神仙落劫？”聘才道：“这神仙里头只怕还要选一选呢，若是下八洞的神仙，恐还变不出这个模样。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岁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我从家乡起身时，先搭了个客货船，到了扬州，在一个店里遇见了这位李世兄，因车价过贵，想趁个便船从水路来，遂遇见了这两个戏子船在扬州。那个教师姓叶，叫茂林，是苏州人，从前在过秦淮河卞家河房里教过曲子，我认得他，承他好意，就叫我们搭他的船进京。在运河里粮船拥挤，就走了四个多月，见他们天天的学戏，倒也听会了许多。我们这个船上有五个孩子，顶好的有两个，一个小旦叫琪官，才十四岁，他的颜色，就象花粉和了胭脂水，匀匀的搓成，一弹就破的，另有一股清气，晕在眉稍眼角里头。唱起戏来，比那画眉黄鹂的声音还要清脆几分！这已经算个绝色了，更有一个唱闺门旦的，叫琴官，十五岁了，他的好处真叫我说不出来。再将世间的颜色比他，也没有这个颜色；他姓杜，或者就是杜丽娘还魂，不然就是杜兰香下嫁，除了这两个姓杜的，也就没有第三个了。”

子玉不觉笑起来，心里想道：“他这般称赞是不可信的，但他形容这两